

张 重 天 著

蛛
梦



香港特大走私案揭秘

张重天 著

蜘蛛梦

ZHI ZHU MENG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九一年·石家庄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惊险样式的长篇纪实小说。

香港，一个名叫“洪四爷”的女老板珍妮亲自指挥走私集团，网罗了各式走私人物，从陆上、海上，甚至雇用外国轮船，利用公海，使用飞艇、无线电报话器等现代化走私工具，走私外烟、彩电、录像机、药品，甚至启用黑社会坛主、“金三角”马帮头子，贩卖毒品……。他们在大陆设有联络点、销赃点，有保镖、密室……作者用第一手的材料，揭露了这个香港黑社会走私集团的内幕，歌颂了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我英勇的边防战士。

全书情节曲折，扣人心弦，文笔活泼，构思精巧，读来引人入胜。

蜘 蛛 梦

张 重 天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制版 石家庄市塔冢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11.625印张 250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

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3,400 定价：4.80元

ISBN 7—80505—437—1/I · 407

恶往往是昙花一现的，都要和
作恶者一同灭亡；而善，则是永世长
存。

——狄更斯

人生，处处都有毒蛇在引诱我
们。

——狄更斯

一宗进出口千万港币
(一) 的大买卖……脱底阿
七从腰里拔出一把匕

首,对准左手最末一个小指头,连眉头也不皱一皱,一刀砍了下去

半轮下弦月斜挂在九龙弥敦道的夜空,没有浮云,银色的月光象耀眼的丧服一样,覆盖着这条香港九龙闹区的一条主干街道。

弥敦道原来叫罗便臣道,是英国人占据香港后辟建的最早一条道路,因为当时的港督是英国人赫科来斯·罗便臣,便取名罗便臣道。那时的道路既狭窄又简陋。到了1904年,来了个弥敦做港督,在筹建广九铁路的同时,翻修扩建了旧罗便臣道,为了纪念为这条路作出卓

越贡献的弥敦，便改名弥敦道。无论最早的罗便臣道，还是迄今的弥敦道，这里都是九龙的精华、闹区。

弥敦道高楼林立，商贾云集，一般外地来香港的人，都要来这里旅游、观光。香港九龙半岛上的本地人，九流三教，也都要汇集到这里听行情、观市面，于是茶肆、酒店就成了他们常来的地方。弥敦道不但有做买卖的公司、商号，有供人投宿的旅店和阔绰豪华的酒店，还有公开半公开的赌场，和供阔佬、少爷销金的“香窝”。

“鸿运来”赌场，就是一家设在弥敦道上公开半公开的大赌窟。

说它公开，是有合法的执照，有老板、伙计，还有专人记帐，以及倒茶水、递毛巾的，甚至还有开车子接送赌客的司机。老板闻某人听说还是台湾黑社会的人，正因为他出身黑道，有帮会势力保护，才能在香港站稳脚跟，在这弥敦道上经营赌业，生意兴隆，长久不衰。

“鸿运来”设施完备，组织严密，赌场分文、武两部装置、管理。文方面是专扮郎中，负责找“凯子”的；武的方面是负责把风、讨赌债的。为了吸引赌客上门，赌场也兼营女色，提供色情媒介。赌场内，并备有巨额现金以供赌客借贷，只要熟客，手续极简单，写张借条，或开张支票，便可支取现金，不怕要不回来。

现在正是晚上八点，赌场里热气腾腾，赌客盈门，设在三楼的六张麻将桌，都已开了手，坐满了人，二楼三个扑克、天九赌间，也已人声喧哗，“战斗”正酣。底层轮盘赌台更是进入狂热阶段。有几个赌客已经从凳子上站了起来，手持一叠叠钞票，张大着充满血丝的眼睛，在作最后的“孤注一掷”。

在站着的激动的赌客中，有一个穿着黑色和尚领香云纱的人，他看来五十多岁，头发由于早秃而剩下不多，在强烈的白炽灯下，可以看到他那光光的头顶上，有几根被酒力所激发着的青筋在微微凸动。他的面孔是通红的，在刷子般的粗黑的眉毛下，睁大着一双带血丝的、发光的、螃蟹形的眼睛。他就是赌场中有名的“脱底阿七”。

脱底阿七原姓陆，大名根林，大陆古陆人，1962年跳海凫水来香港，早已是手里握着香港身分证的人了，由于他生性剽悍，敢冒风险，而且做事有一股豁出性命的拼命劲，加上他到了香港没有妻室，就有了“脱底棺材”“脱底阿七”的绰号，据说，阿七是取自帮会里排行老七的缘故。

脱底阿七生性放荡，吃、喝、嫖、赌样样都来，为人还讲点“义气”，口袋里只要有钞，请人饭店里坐下来喝几盅，他掏腰包，从不吝啬。可惜他没有固定职业，靠给大户人家跑跑腿，几家公司做点过手买卖，收入也就微几。据说，前一阵他到台湾和大陆广东沿海，跑了几趟走私生意，发了一点小财，阔了一点，但手气不好，来赌场连连败北，打麻将连输四圈，推天九，也丢了一万多港币，今天站在轮盘台旁边，他想翻本，怎知押一次输一次，连输了七千多个港币，把口袋来了个底朝天。他不甘心失败，刚才又向赌场借来一千七，一次押上，又输了个精光。脱底阿七输红了眼，他不相信霉气星真的照到他的头上，心想连输了几次，总有一次得手，便将脖子上套着的那根男士用粗粗的金项链脱了下来，押到赌台上。

坐在他对面的轮盘赌台的“庄主”见阿七把金项链扔到台上，问道：

“脱底阿七，这项链可是真金的？”

阿七连眼皮也不抬，粗声粗气地说：

“我阿七身上套的，从没有假货。”

庄主伸手将项链拿起，用手掂了掂，又问道：

“押多少钱？”

阿七想了想，伸出两个指头，说：

“押二千元。”

庄主又用手将项链掂了一掂，随手抓过两张一千元面值的港币，丢到阿七面前，说：

“好吧！让你再碰碰运气。”

脱底阿七从台上将这两张一千元面值的港币，正想往赌台中间押去，却见背后走过一个人来，此人年纪大约四十五、六岁，风度翩翩，穿一套淡色细条的英国上等花呢西装，系一条紫色新式领带，足登时下香港常见的名牌皮鞋，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，手上套着光灿灿的钻石戒。

“阿七你在这里！”来人径直走到阿七背后，用手轻轻搭在阿七的肩头。

阿七赌兴上来，听到有人唤他的名字，厌恶地转过头来，但他看清来人时，脸上立即由怒转喜，忙叫道：

“啊，王先生，是您！您来了！”

被叫作王先生的绅士这时笑了，说：

“怎么手气不好，把项链都押上了？”

脱底阿七也不好意思地笑了，笑过说：

“就这一回。”

王先生轻声却有点威严地道：

“阿七，把项链收回来，跟我走！”

阿七不敢违抗，只是问：

“王先生，你有事找我？”

王先生点点头，说：

“四爷要你马上去见他。”

阿七欣喜地反问：

“四爷找我？”

王先生说：

“对，马上去，汽车在门口等着。”

脱底阿七吱唔着道：

“我还借了一千七。”

庄主这时站起来，将项链掷回阿七，一边拿回那两千元纸币，一边说：

“对，他还借了一千七，王先生。”

王先生点点头，没有作声，他从西装内衣口袋里，掏出一只黑色的皮夹，抽出两张崭新的一千元面额的港币，甩到赌桌上，说：“付阿七的赌债。”

庄主眯着眼睛，一边将钞收起，一边笑着对王先生说：

“王先生，让您破费了。”说完，又抓起三百元港币道，“这是找的三百元。”

王先生没有伸手去接钞票，只是把手轻轻一挥，道：

“不用找了。”

庄主弯腰向王先生致谢。王先生连头也不回，转过身，径直向外走去。

剽悍的脱底阿七，这时象跟着母亲上街的孩子一样，驯服得乖乖地走在王先生的后面。

“鸿运来”赌场门口，一辆超豪华崭新的皇冠轿车停在那里，没待王先生走近，司机已将车门打开了。

王先生对后面的阿七道：

“上车吧！”

脱底阿七二话没说，弯腰往车子里钻了进去。

王先生关上门，然后自己也钻进了司机旁边的空座。

汽车缓缓启动了。

汽车沿着平坦的柏油马路，飞速前进，渐渐地消失在灯的海洋中。

超豪华皇冠小轿车以一百码的高速，在市郊林荫道上疾驶着。不用多久，在一幢西班牙式红色屋顶的二层小洋楼前停住了。

这是一组新建的建筑群。除了主楼——这是座西班牙式二层宽敞的小洋楼，还有花园、游泳池、网球场、汽车房。绿茵茵的草坪，配着柠檬黄的路灯，在月光下，显得格外幽雅。园子里散发着米兰的阵阵清香。

汽车门打开，王先生从汽车里下来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接着阿七也从后面车门里钻了出来。

脱底阿七有点纳闷，他从没来过这地方，迟疑地看了一下这幢新楼，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但没待阿七开口，王先生拍拍他的肩膀说道：

“这是四爷新买的。”

脱底阿七不无惊讶地轻声赞叹道：

“这么好的别墅！这可是香港难觅的地方。”

阿七说的不假，在香港这个人口拥挤，许多人没有立身之地的小岛上，要拥有这么一幢静幽、豪华、精致的小别墅，除了政府高级官员，以及腰缠万贯的富商，决非一般人所能做到。

“四爷真有福气！”阿七连连赞道。

王先生摆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摆晃着脑袋，轻声对阿七道：

“别这样说，四爷还不满意哩！他说还要买座更大、更幽雅的别墅呢。”

阿七听了惊愕地伸了伸舌头，说：

“乖乖，这可是真的？！”

“谁和你开玩笑，四爷下午还亲口与我说哩！”

他们俩边走边说，不觉穿过草坪上的鹅卵石路，已经来到了花坛前。他们正想再往前走时，却见屋前凤凰树下有一人影。

脱底阿七眼尖，一眼看出是四爷，忙嚷道：

“四爷，您老好！”

被阿七称作“四爷”的站在凤凰树下的人，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，他身材颇高，略显肥胖，两肩又高又宽，使人看来他似乎有点躬腰似的。此刻，他戴着一副玳瑁眼镜，穿着华丽的缎子绣花睡衣，嘴里叼着一根粗大的雪茄，正在悠悠吸烟。他听到阿七问好，没有马上回答，只是扬了扬手，示意他们进楼下客厅。

客厅是西式的，宽敞的屋子里放着三对灵巧的高背转动沙发，正中一对沙发上头，挂着一幅复制的油画，画的是一个穿着红裙的西班牙少女坐在绿色的草坪上。少女横躺在那里，嘴里衔着一根绿草，一只手托着下腮，一只手拿着一朵鲜艳的黄郁金香，美妙的眼睛微微下垂，似在沉思。墙角一只茶色玻璃茶几上放着一只一尺多高的青瓷花瓶，花瓶里插着几支盛开的粉红色的月季，窗外投进来的花影，随着灯光，在红地毯上轻轻晃动。一切显得那样静谧、幽雅、华丽。

阿七看着这一切，几乎惊呆了。

可不是，阿七渡海到香港，来这个花花世界，也有二十多个年头了，大大小小的场面他都见过，但是他到的大都是公司、茶楼、旅馆、赌场；即使是几家公馆，也都是高楼公寓，或是不中不西的二层三层楼。这样大的花园、别墅，而且被请来做客，也确是第一遭。香港是寸金地，这房屋，这花园，值不少钱。阿七心里正想着，四爷走了过来，伸手在阿七肩上轻轻拍了两下，低声问道：

“阿七，这房子可以吗？”

阿七回过头来，不免微微一怔，忙弯腰垂手道：

“四爷，好，好！您真福气，有这么好的房子住。”

四爷点点头，他满面笑容，一边把雪茄烟蒂掐灭，一边在沙发上坐下。

四爷这么和蔼，这么亲切，这么慈祥，在脱底阿七的印象中，这还是第一次。阿七不免感到有点受宠若惊。

因为阿七知道，在他参加的洪门分支青帮内，洪先生、洪四爷的辈分很高，他是与台湾“国大代表”万墨林、立委陆京士同辈，同是青帮洪门闻人，杜月笙的学生“学”字辈。而他阿七，是后二十四辈的第四辈“归”字辈。

青帮帮规规定：班辈大小，按照辈分排列，由上而下，自成一纵贯指挥系统，不要说“学”字洪四爷出面，即使比他尊一辈的“依”字辈的王自功王先生出面，他“归”字辈的阿七，也只有听话的份。所以刚才“鸿运来”赌场王先生传四爷的话，他只有乖乖跟着来了。

在阿七的记忆中，德高望重、财大气粗的洪四爷是不轻易传唤人的。三年前，经过同乡王先生王自功的引荐，他投奔洪

四爷门下，办些闲差，前后也只见过两次面。一次是二年前阿七刚进门不久，洪四爷处理一名违犯帮规的徒弟，在烟火燎绕的宗祠里，阿七站在门边，只能透过烟雾，见到四爷一面。再一次就是第一次投奔四爷名下，他阿七举了大红帖子，跪在香案前，向祖师爷——四爷行大礼，两次留给阿七的印象都是威严的，四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不用说笑脸，就是走近说话的机会也没有。今晚，突然间，四爷派王先生来传他，而且还在这平生没有见过的花园别墅里，他这个“归”字辈的后辈，能够这么近地见到祖师爷，不能不说是一种殊荣。而四爷又对他如此友好、亲近，更使他这个辈分很低的青帮徒儿感到受宠若惊了。

洪四爷见阿七恭恭敬敬地垂手站在那里，便道：

“阿七，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阿七忙答道：

“回四爷话，小的属羊，今年五十五了。”

洪四爷扳着指头算算说：

“是民国二十二年生的。”

“对。”阿七点点头。“民国二十二年，公历一九三三年。”

洪四爷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，然后慢条斯理、一字一板地说：

“听说，你是广东潮汕人，与自功同乡？”

阿七认真地答道：

“回四爷话，王先生是广东汕头，我是古陆人，相差几十里路，是真正的同乡。”

洪四爷又说：

“那里有个甲子镇，我年轻时去过。”

阿七高兴地说：

“四爷，那里我也熟悉。甲子镇是海陆丰的海边小镇，离我老家礁石很近，从那里可以出海。小时候，我就跟人去过，来香港前，我也到那里做过几笔生意，不过那里的人都很穷。陆丰、海丰俗称地瓜县，老百姓都是把地瓜——番薯作主粮的。”

洪四爷笑笑摇摇头说：

“变了，现在变了。”

阿七愣了，但还喃喃念叨道：

“那里好不了，穷山恶水，四爷，1962年我从海上逃来香港时，那里连地瓜都吃不饱，真的！千真万确！”

洪四爷站起来了，他挥挥手，打断脱底阿七的话，道：

“是真的，千真万确，那是民国五十一年，1962年，大陆三年自然灾害。可现在民国七十七年，1988年，大陆邓小平执政，改革开放了快十年。那里也变了，那里的人，不但有地瓜吃，还有大米吃。那些当年的穷光蛋，也用上了彩电、冰箱、摩托车，还吃上了洋酒洋烟。”

一直站在旁边，不开一个字腔的生长在广东汕头的王自功这时讲话了，他道：

“那里还修起了高楼，建起了工厂。老百姓还学会了做洋货买卖的生意。”

阿七睁大了眼睛，是的，他对四爷，王先生介绍的情况感到吃惊。

这时洪四爷又问道：

“阿七，你愿意回去看看么？”

阿七点点头，但是想到手头并不宽裕，便又犹豫了。

四爷看出了阿七的心事，忙说：

“回去的路费，四爷给。”

阿七高兴极了，赶忙双手作了一个长揖，说：

“多谢四爷照顾。”

洪四爷没有马上坐下，他背起手，轻轻踱步，一边走，一边低声说：

“阿七你五十多了，年纪不小了，也应该成个家了。”他把那“也”字拖得特别长。

阿七听到四爷提到“成家”真是又惊又喜。这几年他不是没有想过，但是，想到香港这个金钱世界，没有大把大把的票子，想要找个老婆，等于甩在枯井里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再加他阿七，有个嗜赌的毛病，有时赚点钞，也都丢到赌桌上了。于是，他面对四爷的关心，只能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“叹气做什么？”四爷敏捷地回过头来，两只眼睛紧紧地盯住阿七。此刻，又说，“男儿要有男儿的志气么，四爷帮助你，四爷成全你。”

阿七这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，他僵直直地站在那里。

王自功提醒他：

“阿七，还不快谢四爷！”

阿七如梦初醒，扑通一声，跪倒在地。

“多谢四爷，如蒙相助，来世变犬马，也为四爷效劳！”

四爷一边扶起他，一边笑着说：

“何必要到来世，这一辈子事业也够你干的。”他把“也”字拖得很长。

阿七也是一个精灵鬼，听出话中有音，忙答道：

“四爷有什么事，您尽管吩咐！”

四爷笑了，然后右手握成拳头，在阿七胸前轻轻捶了两下，说：

“阿七，自功说你聪明，果然不假！”

阿七劲头更足了，他站得笔直，提高声调宣誓般地大声说道：

“四爷吩咐吧，哪怕刀山火海，我也在所不辞。”

四爷笑得更畅快了，笑罢，朝王自功看了一眼，然后眯缝了眼睛，从桌上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。

王自功心领神会，这时他趋前一步，走近脱底阿七，放低声音，神秘地说道：

“四爷有件好买卖想让你去做。”

脱底阿七瞪大眼睛问道：

“什么买卖？”

王自功说话声音更低了，说：

“好买卖，大买卖，赚钱的买卖！”

脱底阿七兴奋极了，由于亢奋，头上的青筋又暴起，他大腿一拍，道：

“只要能赚大钱，豁上性命也干！”

洪四爷高兴地说：

“就等你这句话。阿七，这是一宗进出几千万港币的大买卖。”

阿七双手一拱，说：

“四爷，信得过我，就交给我吧！”

洪四爷没有说话，他慢慢地将烟盒里拿出的那根雪茄，放到嘴里，尔后打开镀金打火机把它点上，又轻轻地抽了一口。

阿七急了，道：

“四爷，怎么干，你说吧！”

洪四爷把嘴里的雪茄移到手里，向王自功瞟了一眼，说：

“自功，你告诉他！”

王自功进一步靠近阿七，把嘴靠近他耳朵，如此这般低声说着。

阿七听着，他入神地听着，由惊讶到兴奋，最后大腿一拍，说：

“好，我陆根林干定了！”

洪四爷这时喷了一口雪茄烟，轻声道：

“这可是虎口拔牙！”

阿七道：

“四爷，俗话说‘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’”

洪四爷接口道：

“说得好，可此行不但要勇，更要有智。”

阿七道：

“凡事我都向四爷报告。”

洪四爷想了一想，又道：

“这可把我洪某人的身家性命都押上了。”

阿七拍拍胸脯道：

“四爷，我敢拿自己的脑袋担保！”

洪四爷呆坐在沙发上，可以看出他在激烈地思索。

沉默，片刻的沉默。

王自功打破了沉默说：

“阿七，四爷把这么多钱交给你，怎么能让他放心？”

阿七沉吟了一下，少顷，他单腿下跪，说：

“四爷这样抬举我，我阿七若是恩将仇报有二心——。”说着从腰里拔出一把匕首，右手握刀，对准左手最末一个小指头，连眉头也不皱一皱，一刀砍了下去，刀起指落，带血的小拇